



01

📍 落户与公共服务两手抓 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80%左右，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今后以城镇化率为主要指标的城镇化速度可能会趋缓，转而更加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到现阶段，片面追求扩大城市规模或者转移人口数量都是不科学的，现在更应该着力提升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的质量，进而带动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全方位的质量提升，注重质量将是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人。目前，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大量的城市常住人口不能融入城市，不能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国城市化质量不高的一个突出表现。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应该从以前的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一部分优质人力资源将配置到乡村，为乡村的发展注入活力。因此，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并不矛盾，应同步协调推进。

02

📍 坚持优化城镇 大力反哺乡村

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就是要充分利用城镇化发展的契机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如何才能协同发展？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构建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新格局。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逆城镇化消费的变化，在乡村地区建设营造有利于旅游度假休闲观光的设施，加强规划引导，全面振兴乡村。“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重要区别，就是“以人为本”。我们要建设的新型城镇化，是以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为中心目标的城镇化，最终要满足人民美好的生活需要。城镇要发展，乡村也要繁荣。党的十九大及时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当其时，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协同发展，将极大地促进乡村振兴。

03

📍 乡村振兴战略核心：实现“五个振兴”

李继凯（东亚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北京东亚汇智经济咨询中心主任）：不论是从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供应结构还是需求结构的调整，还是从发展空间、发展资源、发展动力等方面去衡量，乡村都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与市场潜力，这必将给处于发展模式换挡期、发展结构调整期、发展方式转换期的中国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农民富方国富、农业兴方国兴、农村盛方国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要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调动各方资源与力量，统筹性、系统性、持续性地推进实施，才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目标。在此方面，要从乡村发展的实际出发，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主攻方向，制定科学务实的实施手段。要想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组织振兴，一是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支部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地位与主导地位，确保从中央到乡村的党令、政令畅通。可探索党支部、村委会任职一体化、专职化、派驻化。二是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科学选举“村干部”。三是继续探索乡村新兴经济体管理模式。四是制定科学乡村治理模式。要积极探索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方式，以村民自治、法律法治、社会德治为保障，以美丽环境、文明乡风、洁净家园为目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五是要设计乡村新型社区建设模式。在此方面，要提升乡村组织建设水平与管理水平，按照新型社区化管理模式，在合适的地区稳步加快村城镇化、镇城化、市民化的发展速度，做好领导、引导与组织工作。

04

📍 将都市圈单独“拎”出来

冯奎（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许多城镇化改革发展的热点现象都与都市圈有关，因此应该将都市圈单独“拎”出来，予以特殊重视。大城市功能疏解、逆城镇化与特色小镇。大城市功能疏解，主要是针对一些大城市各项功能过多，因此需要加强核心功能培育，其他功能向周边疏解。逆城镇化现象，就全国而言还不是主流，因为中国城镇化没有完成，还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但就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形成的都市圈而言，确实存在逆城镇化现象。再如特色小镇，一些地方没有条件建设特色小镇。现在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大都市圈区域比较适宜建设特色小镇。都市圈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但一般来说，都有核心大城市，有一定尺度范围；要尽量与广域区域区别开来，也就是不能把不相干的一堆城市、农村生拉硬凑在一起。我们应重视都市圈，最好将都市圈单“拎”出来。理论上要研究清楚都市圈在哪里、谁来治理都市圈、重点治理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治理等。政策层面需要尽快提出都市圈的统计方法，权威部门可出台促进都市圈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各部门在相关规划中应将都市圈纳入。🏠